

# 戰時重慶生活雜憶

· 李樹桐 (國立師範大學教授)

## 朝野上下生活一斑

營養雖少滋味特佳 四川本為天府之國，據聞民間積穀有至十年以上者。抗戰期間，因人口特別密集。自民國二十九年以後，米價開始上漲，政府規定按人口配給食米，俗稱「平價米」。米的品質起初還好，嗣後不免摻雜稗沙。做成的飯，俗稱「八寶飯」，菜也僅能吃到胡豆、豆芽、榨菜、空心菜少數幾樣，量少油少而鹽多，自然營養較差。有一些人遇着機會就到飯館裏補充補充。補充的方法、處所，各有不同。據個人所知，在城裏的飯館也有一些大些的好些的，如百齡餐廳、梁園等；但是或因價貴或因路遠，不是一般公務人員所合適去的。比較合適的，是上清寺一帶的牛肉麵館。規模不大，只擺下幾張方桌。除滷鷄蛋、花生米外，沒有別的菜。

可是所做的牛肉麵貨真價實，特別好吃，猶如山珍海味（因與八寶飯比較的關係）。抗戰後期，在中央廣播電臺旁邊添了一家飯館，專賣牛肉湯、大餅，做得實在不差。每到星期天，輒是座無虛席，有的人排隊等座，常至半點、四十分

纔能入座。因為客多，午餐常從上午十點鐘起，一直忙到下午二、三時。在牛角沱有一店舖叫「花生大王」，據聞是徐州人所開，炒出來的花生又焦又脆。每逢假期，去買的人要排長龍。店主為接待顧客，有時兩三人站櫃檯，讓買的人排成雙線或三線，才可應付。由這些現象，可見很多人都感覺到營養不夠。雖然如此，但是宴客的情形，殊不多見。

筆者於八年之內參加結婚喜宴僅有兩次，尚不及現今一月吃喜酒的次數多。記得一次是吃茶點，一次是吃包子麵條。節儉愛國的情形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## 住得簡陋却也宜人

住的房屋，固然也有少數舊宅大院和新式樓房，建築的很够標準；但一般說來，頗為簡陋。教育部在市區內是借用川東師範的一座小樓。疏散時期，遷到青木關山坡上一座寺院內。禮堂所在的大殿，用紙糊的架把神像遮蓋起來。各司科的辦公室設在東西兩廊房裏，多是大通倉。至於軍公教的眷屬多是疏散在重慶四周的鄉間，

租屋而居。因人多房少，有遠至數十里甚至百里以外者。民房不敷租用，有租牛房豬舍稍加修改者。

二十八年我在青木關教中學（初名中山班後改中央大學附中）時，親見學校新建教室宿舍，其方法是：先用柱子搭起房子的格架，恐其歪塌，用木柱在內外兩面抵住。待其穩定後，再在房頂上加椽蓋瓦。然後再用竹片編牆，用泥灰塗抹即告完成。中等教育司顧樹森司長在山脚下建的宿舍還是草頂。

民國三十年後我轉到江北香國寺一個出版社，辦公室和宿舍都是這樣蓋成的。每逢下雨，屋頂常常漏雨，以致濕及書籍、衣被。幸喜重慶從沒有颱風，屋頂上只是一層瓦放在椽上；在屋內可以自作工匠從事修理。只要手拿竹竿把瓦頂起來移動移動，很快就可以修得不漏，真是天無絕人之路啊！

粗布舊衣穿得舒服 因為天氣不冷，穿的比較容易，很多人都有帶去的舊衣服，不需要添製。偶爾要添製時，單衣多是用平價布（粗洋布）做成襯衣；外衣用平價布染成灰色或草綠色

做成中山裝或學士服。很少做西裝和穿西裝的。女的穿因丹士林布算是好的。到抗戰後期，有美國進口的卡其布，公務人員穿一套卡其布的新衣服，就很滿意了。到抗戰行將勝利時，公務人員每人配到一套呢子布料，大家高興得不得了。

**白報紙書已成珍本** 每日看的報紙和新出版的書籍，都是土紙印成，顏色灰暗，也有黃色的。寫作的稿紙也是一樣。當時相當於今日中外雜誌的文史雜誌，偶爾印少數的白報紙本，送給作者或大圖書館以備久藏，讀者都認為是珍品。平時私人用信封，最多可以接力式的連用四次：正面、背面，各一次；拆開反過面來重粘，再反正面用兩次。

**分區停電強迫休息** 二十八年大轟炸前後，各機關都疏散到鄉間，筆者疏散在北碚對岸東陽鎮山後江家院子，當時晚間寫稿子用植物油燈，燈草只限用一根。雖然光線很差，但是仍然照寫不誤。及到青木關教中學時，改用煤油燈，晚間看書，已覺着很够明亮。再後回到重慶，得復用電燈，但因電力不足，分區輪流停電。當時稱為「強迫休息」。實際上還用臘燭或用油燈照樣工作。這樣情形之下，大家（包括所有的軍公教公務人員）從來沒有叫過苦，也不感覺着苦。一心一意的各人站在各人的崗位，努力工作，腦海裏只存着：「國家至上，民族至上，抗戰第一，勝利第一。」

社會秩序安定，很少罪犯，沒有搶劫，沒有仇殺，更沒有聽說過「經濟罪犯」名詞。每日報章上面所刊載的，大多是捐獻，從軍的新聞，殺

敵制勝的戰果。四川同胞稱他省人為「下江人」，視下江人為客人，彼此無間，相處和諧。可以稱得起：「人無分男女老幼，地無分東西南北，有錢出錢，有力出力。大家一條心的日夜都在盼望着早日驅除日寇，收復河山。」

### 沒有國那裏會有家

#### 步登三百級十八梯

重慶因為是長江、嘉陵江二水中間夾着的山城，所以水陸交通同樣重要。由城裏出城到江岸乘船，須下很高的有坡度山坡，朝天門到江岸，大約有三百多級臺階，每二三十級為一段，段與段中間，還有轉彎（轉彎處只有陡度沒有臺階）。從城裏較場口出南紀門到江岸上的馬路，所經過的街，就叫十八梯街，便可知階梯之多。船泊的最大滙集處是朝天門碼頭。輪船、汽船，木船都有。小的渡口，僅有木船。

#### 處處長龍等候公車

聯絡城中商業區、上清寺一帶行政區及沙坪壩一帶文化區中間的交通聯絡，有市公車。公車的第一條路線，就是從城裏過街樓，出通遠門，經上清寺，達會家岩。班車很少，行車的間隔也久。如遇星期天，乘車的人更為擁擠。有候車達一小時以上始能登車者。候車人常大排長龍，達一兩條街道之遠。

有一次，筆者在過街樓等第一路公車，排隊的長龍轉彎排到楊柳巷口。有人拿着報章雜誌看，有人拿着書看。有一位馬先生就講起楊柳巷命名的由來了。他說：

「明末，流寇張獻忠圍攻重慶，由浮圖關（

抗戰時改復興關）想攻進通遠門。有一位婦人，因她的婆婆生病，急欲由鄉村的娘家回到城裏婆家來。圍城的賊衆不准通過。她就向張獻忠哀求。張獻忠認為她是孝婦，遂吩咐屬下為她閃開一條道路，讓她單獨的去叫門進城。並對她說：「你進城後要在你家門旁插一枝楊柳，將來會受到保護。」那位婦人又說服官兵返城以後，就遵張獻忠之言照辦。鄰居的人們見她衝過重圍回來，覺着驚奇，向她追問原由。她便把實情說給鄰人。鄰人得知插枝楊柳可以免禍，於是這條巷子每一家的門旁，不多時都插起楊柳來。後來張獻忠攻進城來，見這條巷子遍插楊柳，果然對這條巷子秋毫不犯，不殺一人。從此以後，這條巷子就叫楊柳巷了。」

馬先生從容不迫的講完這故事，公車還沒有來。候車的人們聽着頗有趣味。因還有時間，就一起談論起來。有人說：「果然是大盜有道！」有人說：「雖然是流寇，也懂得孝道，可嘆現在的流寇，就大不如古人了！」車來了，長龍的頭部只去了一小段，而尾部却又增加了一大段。

**錯過渡船巡街達旦** 在城裏城外，電影院、戲院也有若干家，但是我看的次數很少。所能記憶的有兩次。

一次看改良平劇，是在柴家巷國泰戲院看演岳飛。由山東省立劇院院長王泊生飾演。由於他身體魁偉碩健，聲音宏亮，頗有軍人氣派，班師一幕已給人良好印象。岳飛率軍進至朱仙鎮，中原父老輩食壺漿以迎王師，不料奸臣秦檜矯詔一日連下十二道金牌，命岳飛班師回朝，岳飛無奈

中，嘆曰：「十載之功，廢於一旦！」那時觀衆已是怒忿填胸，待機而動了。及審判一幕演至秦檜同路人萬侯高以莫須有的罪狀而判岳飛罪時，觀衆怒不可遏，不約而同的將橘皮、橘柑向萬侯高擲去，甚至有用茶杯（帶水）者，並高聲喊「打！」者，嚇得飾演萬的丑角伏案抱頭，不敢稍動。數分鐘後，起立向臺前連着打躬作揖不已。臺上有人說：「請諸位息怒，多多包涵，這是演戲。」然後纔安定下來。

又一次是看演話劇「家」，地點好像似在第一戲院（時間久已記不清楚），劇情大概是一個破落戶的家庭，有不肯讀書上進的，有吸大煙的，也有娶姨太太的，還有亂倫等事。一看便知編劇人的主旨是在打破甚至取消家庭的。

我們有七八位同事共同看完，步行出城，沿途邊走邊談，對戲劇各有見解。不料走過上清寺到牛角沱渡口時已無渡船。我朋友也不方便，住客棧也缺乏用錢，在無奈之際，誰也沒有好辦法，祇好壓馬路，作義務夜間巡察。

從上清寺走到兩路口，再折回去到上清寺、牛角沱，往返走了不知多少次，時間到了午夜三點。那時是秋天，深夜已有寒意。見有賣豆漿的店已掌起燈開始做豆漿。一爲歇腳，二爲取暖，就敲開門進去，坐下喝豆漿。爲拖延時間，慢慢的品嚐。但買賣人很忙，也不便打攪太久；第二次再出發壓馬路。舊路走的太膩了，再開闢新路線，往西到兩傘支路，往東走到中二路、中一路。在中一路有幾家門口寫着：「未晚先投宿，鷄鳴早看天」的旅店，提醒了看天。看天離明尚遠

，還要繼續的走。走累了，祇好再進另一家豆漿店。慢喝、拖延的方法仍舊。拖延得不好意思再拖，祇好出店再走。

直走到天亮，牛角沱渡口船上有了人，纔急忙的乘頭班船渡回江北香國寺的宿舍。及略休息後走到辦公室，同仁們面面相覷，彼此作會心的微笑。有人說：「一夜累累如喪家之犬」，有人說：「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，沒有家，何處存身！」，更有人說：「沒有國，就沒有家」，大家同聲的說：「還是國家至上，勝利第一。」

## 防空洞躲避警報

### 挖防空洞世界第一 民國二十八年五四

大轟炸，損失慘重，房屋多被炸塌，到處一片瓦礫。疏散到四鄉，無論公事私事都有許多不便。很多的人常常乘雨天或夜裏，潛回市區。政府有鑒於此，爲保護安全，更特別加強防空的措施。

第一，大量開鑿防空洞：大轟炸前雖然已有防空洞，但數量既少，且不完善。例如南紀門有一簡單的防空洞，係「一」字形，但經敵機將炸彈投在洞口，致洞口阻塞。裏面的人全窒息而死。後來逐漸加以改良。洞的形狀，由「一」形改而爲「凵」形，多叉形，甚至更加深入，層次更多。

這樣即令塞住一洞口二洞口，仍有其他的洞口可以出入。即令炸彈鼓動的風侵入洞內，但幾經轉彎，風就喪失了傷害力，在裏面深處的人，仍可安全。爲防止被炸而塌陷，用木柱作成「凵」形，再將許多「凵」形的木柱，排列起來，頂住石洞。換句話說：就是用木柱作成的木防空洞，襯托在

石洞裏面把上面頂牢。

爲防止洞內積水，在洞的地面兩邊鑿有排水溝，使洞頂滲下來的雨水，自然的排出洞外。爲洞內保有光亮，在牆壁上掛燈，或裝電燈。爲防洞內空氣污濁，就裝置通風設備。爲減輕避警報人的疲勞，就在洞裏靠兩旁設置木橈。爲防止外人擅入，在洞口裝置木門加鎖。爲防彈落洞口，有些洞口，就開在山腰。爲避敵人發現洞口，有些洞口種樹種草綠化。爲防彈落在洞頂，打洞時要選山高頂厚處。經過長時間設計、選擇、改良，洞裏猶如四通八達的街道。有的洞內設有保藏室（保存貴重物品），及辦公室，非常周到。

當年曾有計劃將長江和嘉陵江之間全部打通，成爲一座重慶地下城，因勝利而未完成。洞的主權：有公共的；有各機關團體的；也有個人的。論位置：有臨大街，有在郊區，有在辦公室的後面，有在住宅庭院裏，還有在臥室地下的。數目之多，難以統計。設備的完善，敢說是世界第一。

### 疲勞轟炸逾十小時

第二，普遍設情報網：情報的行政和組織，非常秘密，普通人不得而知。筆者只聞知前方後方以及敵人的核心組織裏，都有我國的情報人員，在敵機出動前一有動靜，我方就會知道，敵機出動後，起飛的飛機種類、數目、駕駛人員、攜帶炸彈數量、轟炸的目標等等，我方全都瞭如指掌。中途行至何處？重慶隨時都會接到情報人員的報告。有一次敵機若干架由日本空軍轟炸隊所訓練剛畢業的學生，要轟炸重慶作實習，從漢口出發沿江而上，我們

躲警報（入洞避轟炸俗稱躲警報）的民衆都已預先知道。及轟炸以後，又打聽轟炸的結果。都說：小雜究竟不如老鷄，炸彈許多投在嘉陵江裏，距離他們想轟炸的目標還很遠。

第三，警報管理有條不紊：政府規定遇有空襲，以鳴笛發出警報，警報分三種：

1. 空襲警報：先拉響二十秒長音，繼連拉兩響短音。示敵機將要來襲。

2. 緊急警報：先拉響三十秒長音，繼拉短音若干次，示敵機接近上空。

3. 解除警報：繼續拉長音二分鐘。示敵機已離市空逸去。

同時又以掛球與拉警報配合。其方法是：在市區若干高山頂上爲衆目所容易看到之處，設置高竿，以備掛球之用。規定：

1. 掛起單紅球，示預行警報，爲將放空襲警報的預備信號。

2. 掛雙紅球，配合空襲警報。

3. 將雙紅球落下，配合緊急警報。

4. 掛起雙綠球，配合解除警報。

第四，防護團管理周到：設置防護團，遇有預行警報，即開始提醒民衆準備。及放空襲警報，指揮民衆行至防空洞口；緊急警報時，催促入洞，待解除警報出洞。善盡職責，親切而有禮貌。

除冬季霧季外，每年四五月到八九月的幾個月內，躲警報如同家常便飯，成爲經常的事。看到掛球，就會有人喊叫「掛球了！」每人都會開始準備。及放空襲警報，就攜帶着自己最重要的

東西，從容的（起初緊張）走到防空洞口外面的近旁。放緊急警報時，進入洞內。時間久了，幾乎每人都有固定的位置，依次入座。待敵機離去發出解除警報，再行出洞，各歸各位，很有秩序。

有幾次敵機一批連一批的不斷來襲，警報不能解除。我們連續停在洞內達十小時以上。有時還日以繼夜，俗稱「疲勞轟炸」。爲防備「疲勞轟炸」，有時就帶着水瓶或乾糧。如果敵機兩批來的時間有長的間隔，也可以出洞到附近買些東西，或到洞外面草地上輪船。商人們看到此情，也有適應需要帶些餅乾、麵包、糖果到洞口賣的。

### 彈皮彈殼當作飾物

至於轟炸的情形，洞內人的感覺是，敵機侵入市空時，只聞機聲隆隆。炸彈下落時，其聲嘯嘯。及落地爆炸，其聲轟轟。聲音之大小與距離遠近成正比例。當時，地爲之震動。轟炸激起的風浪，侵入洞內。洞內燈光熄滅（有的燈已提前自動熄滅）；人的身體離座上跳。原本張口或掩耳的人，雙手下落，姿勢改變。各種情形難以盡述。侵入洞內的火藥氣味，許久還不消失。

### 住在江北香國寺時

有幾次解除警報出洞後，見距洞口前十步落炸彈處，彈坑深約丈餘，口徑約二三丈，坑的附近留有彈皮及子彈壳等物。更有兩三次，解除警報回到辦公室時，發現彈皮數塊，打破屋瓦落在辦公桌上。還有一次見彈皮落在宿舍的床上。同仁們却毫不動容的檢起彈皮互相傳閱審視後，作壓書用。有的同仁還將彈皮

放在筆洗裏僞裝古石作盆景觀賞。也有同仁把子彈壳檢回充作筆帽用的。有人戲言：「這是敵人送的禮品。」也有人說是「貢品」。

### 炸彈月老頻添佳話

在這長期轟炸時間內，也引起一些佳話和趣談。因爲在防空洞內常常連數小時，有很多的人，由不相識而相識，由交談而發生感情，由契合而成知友的。也有青年男女因轟炸時擠在一起，由認識、交談、往來而結婚的。當時稱爲「炸彈月老」（或紅娘）。我所認識的一位山東籍的王先生和雲南籍的陳小姐，就是因警報時躲在一起而認識的。後來往來甚密，已經談及婚嫁；但因勝利復員，終於勞燕分飛。王先生常告訴我說他們的種種經過，言談之間對於在防空洞裏躲警報的生活，頗有留戀之感。

日本對重慶的轟炸，目標本在打擊中國抗戰的意志，但是結果中國抗戰意志不但沒有降低，反而更加堅強。中國人更因轟炸的刺激，增強應變的能力和抗戰的精神，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心。

### 勝利之夜歡呼萬歲

民國三十四年（西元一九四五）八月十四日下午約五六時，「日本無條件投降」的消息傳出，重慶市內外到處響起一片鞭炮聲。大家歡呼雷動。出版社全體同仁不約而同的要到上清寺一帶行政中心區去參加慶祝。前此幾天我曾患瘧疾，少氣沒力，扶着拐杖仍然步履艱難。及聽到勝利的消息，不知精神從何處而來，好像變成另一個

人。以前上牛角沱高達數百級的臺階，一步一趨，中途還要一二次休息。那時反而是一步跳上兩三層臺階。手裏雖然還提着手杖，但是手杖從沒有接觸過地面。中途更沒有休息，一口氣走上碼頭。急速步行到了上清寺，只見滿街上人頭攢動，不論平時認識不認識，都舉手互相祝賀。

我參加在無數的人羣中經過廣播電臺前，向兩路口走。在途中看到美軍開着幾輛卡車，車上滿載着美軍。有的雙手高舉作V字形表示勝利；有的翹起大拇指高喊「頂好！頂好！」；也有會說較多中國話的，向着來道的國人說：「日本投降了！大家恭喜，恭喜！」說着說着拱着兩手作祝賀狀。不多時剛到中央廣播電臺前面，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、國府主席、先總統蔣公乘做籐的吉普車，迎面而來，不斷的向眾人揮手。羣衆齊聲高呼：「蔣委員長萬歲，中華民國萬歲！萬萬歲。」車子向上清寺、曾家岩方向駛行着，到處都向蔣委員長歡呼。我們聽着聲音很大，一會兒，車子行的遠些，聽着聲音慢慢的轉小些，到聲音小的似乎聽不清楚了，又轉而漸大、更大、更響亮，回頭一看，羣衆又閃開一條大路，蔣委員長長的座車，又從曾家岩或國府路轉回來了。望見車子的人們，又是一陣高呼！「蔣委員長萬歲！中華民國萬歲萬萬歲！」待車子又向兩路口方向駛去，高呼的聲音還是跟隨着車子轉移。及我們走到兩路口，蔣委員長的車子，或許進到城裏，或許開到復興關，一時還沒有證實。

從兩路口回轉的路中，看到羣衆，互相祝賀，手舞足蹈的浪潮，絲毫沒有降低，路兩旁的商

店都掛起國旗，有的門口貼着：「慶祝勝利！」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的紅條。有的寫着：「日本無條件投降了，」等等的情形。有的人喊的喉嚨啞而興趣仍不稍減，種種情形實非拙筆所能形容。幸喜有一段實況留有錄影，現在遇有慶典時仍可放映觀賞。

中途遇到一位河南籍的劉先生從上清寺往兩路口方向走來。他是我大學的同學住在巴縣中學的。相遇後除握手互相慶祝外，他堅持要轉回送我一程。邊走邊談，他告訴我，他親眼看到一段動人的鏡頭，他說：

有一位平日在街頭巷尾賣糖果、點心的小販，跨着托盤，另外還背着一個包，不住的向羣衆贈送糖果，說是喜果，將盤裏的贈送完了，再將包打開繼續的贈送，待全部送完，高高舉起空托盤，用特大的聲音喊：「勝利萬歲，中華民國萬歲」

歲，蔣委員長萬歲！」圍着他看的人問他說：「你都送完了，豈不虧了本錢？往前怎樣再做買賣？」他說：「勝利了，從此再不受鬼子的欺辱了！我要還家鄉，不再做買賣了！」

和劉先生握別時，我看錶時間已過九點半了，經過牛角沱，本預備在「花生大王」買些花生帶回去，但是失望了！見「花生大王」的門口貼着紅條，寫着：「慶祝勝利，中華民國萬歲！」詢問之下，知道店主店員全都參加慶祝，還沒有回來。回到香國寺宿舍，同仁們又聚在辦公室裏談到午夜，一位山東籍學文學的郭先生高聲朗誦：「聞知日本已投降，不禁涕淚滿衣裳，却看同仁愁何在！漫卷詩書喜欲狂！」他那音質並不太太美的山東腔調，現在雖然已隔四十二年，仍然時時震動我的耳膜！

民國七十六年八月十二日

# 詩聯新話

謝康博士著 定價柒拾元  
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  
中外雜誌社帳戶

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、母性文學、詠史詩，清詩派別。下篇：楹聯新話；有楊杏佛、吳佩孚、章太炎、康有為、陳布雷、馬君武、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漢民、邵元冲、謝無量、丘逢甲、徐世昌、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。